

附錄五 中區焦點團體座談紀錄

130-180

主持人：

吳明烈 副教授（計畫主持人、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與會人員（依姓氏筆畫排序）：

李 瑛 所長（暨南大學成教所）

李藹慈 助理教授（計畫共同主持人、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林勤敏 主任（國立台中圖書館）

翁福元 副教授（暨南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張菟珍 助理教授（計畫共同主持人、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陳茂祥 主任（朝陽科技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戴勝豐 校長（員林社區大學）

黃鼎倫 教務主任（犁頭店社區大學）

趙長寧 助理教授（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

釋見咸 助理教授（玄奘大學成人及社區教育學系）

焦點座談內容

吳明烈教授

我們很快的跟大家報告一下這個專案目前研究的情形跟進度，讓各位對我們這個專案目前的相關研究成果。當時接受教育部的委託，他是希望將來制訂政策的時候透過這個專案提供一些建議。所以本研究的目的主要包括三個，第一個就是建立社區大學區域性大學下面的合作機制，進一步研議社區大學和區域性大學下面合作的項目跟相關的規範，其他的目的還包括到研議大學承認社區大學學分的基準與要件，關於我們昨天在開會的時候也有社區大學的校長主任提出來討論到這個學分學位的問題。學位的承認部分，基本上在我們這個專案當中是目前不進行探討，不在我們研究目的之內。

我們這個專案裡面所 search 到的一些專有名詞，像社區大學我們是採取終身學習法當中的一個定義，然後策略聯盟所談到的就是組織間他建立這個合作性的夥伴關係來進行資源的分享、風險的分攤，同時在保有組織獨立特性之下一個長期性的合作關係。關於美國社區學院和區域性大學教育合作的現況，我們請李藹慈教授幫我們做一個簡報。

李藹慈教授

國外有關社區學院與社區大學的作法大概分成兩個型態，一個比較是偏向美國社區學院的作法，就是上完課之後他即時會給你後學士學位，另外一個類型比

較是歐洲的民眾高等學校，民眾高等學校他本身的目的就是在就是要激發民眾的學習的公民社會，所以我們在做國外文獻的一個探討時後歐洲跟或是美加地區有同步的進行。其實因為歐洲民眾高等學校這個部分由於他本身性質的關係，目前並沒有找到就是有進行所謂策略聯盟這樣的文獻，所以這裡我們只先呈現美國社區學院的作法。

美國社區學院跟區域性大學合作的情形，從合作項目來看，他們目前有做的包括：聯合的入學和聯合的行銷，還有就是學分的轉移，包括在共同開發課程或是在教室教學上互相的支援，在合作的一個模式上，可能有一所社區學院他可能會跟多所的大學有合作的關係，或者是說，同樣一所大學譬如說愛爾華大學跟不同的社區學院，但是都屬於當地 local 的。

在國內呢？我們根據全促會的資料，就是針對國內八十餘所的社區大學，我們初步先用電話就是電訪的方式，去詢問他們目前合作的一個情況，我們發現，國內的情況可能分成有正式的合作跟非正式的合作，正式的合作在這裡的界定是說他們彼此之間有簽訂，譬如說契約、合作備忘錄或者是說他們本身已經開始進行有學分互相承認的關係，總共發現有四所的社區大學有跟區域性大專校院進行合作，譬如說員林社區大學是跟中州技術學院，新竹的青草社區大學是跟交大簽訂合作備忘錄，高雄的新興社大鳳山社大則是跟輔英科技大學共同開設學分班。

在非正式合作方面，裡面發現有八所，那主要都是師資的支援為主要合作的項目，其他像場地和設備也是合作的項目之一。

接下來我們就請張老師介紹個案的一個詳細的情況。

張苑珍教授

接下來介紹一下訪談歸納結果，彰化縣的員林社區大學是跟中州技術學院合作，他們主要是師資方面互相的支援，那他們推廣就是說，怎麼樣配合地方的產業，跟大學校院的專業能力能夠推動產業地方發展，希望走向國際化，第二個就是說，他們的志工相互的交流資源，那有關採認的部分呢，他們剛開始課程是由社大進行，如果學員能夠取的技術學院的二技、二專或週末班的資格呢，在社大修習過的專業學分就可以獲得技術學院的承認，辦理這個學分的抵免，這是跟中州技術學院的合作。

第二種我們介紹的是新竹市青草湖社大，主要合作的對象是交通大學，我們昨天在做這個南區的座談的時候，林孝信老師他也是在青草湖社大，他說他們跟清華大學的通識教育中心有合作過，所以社大的研討會有一個社大的通識教育研討會就特別提到，他們有正式簽約就是簽訂一個備忘錄。合作的項目基本上是圖書館，他們可以社大的學生到交大借書，第二個就是專業的教室他們的電腦教室這些專業資源，他們可以讓他們開課使用，第三個就是說，交大的老師可以到社

大授課，有正式的依據，使得他們要在社大授課的時候，交大各種交換的過程都非常順利，這是第二個個案。

第三個個案，我們看一下就是高雄市的新興社區大學他們是跟輔英科技大學共同開設學分班，開設的名稱師技術、美學、中醫、美容美術進階實作技術，我們可以看到這部分，其實就是實用的技能的方面比較多。

接下來就是高雄縣的鳳山社區大學，他們共同開設的學分課程叫做幼兒保育學士學分班，因為輔英科大他本身前身在這方面有很多的師資和專業，那至於其他的部分他們還沒有展開，高雄鳳山社大的校長特別有談到這個課程，我們大概就是這個案例。

吳明烈教授

非常謝謝李教授和張教授的介紹，今天邀請各位來主要針對這四個主題進行意見的交流跟分享，特別談到社區大學和區域性大學下面他合作的技術跟模式，這裡面探討到有哪些必要性可行性還有合作的可行模式是什麼，其次我們可以大家一起討論一下社區大學區域性大學下面的合作項目還有相關規範。

另外，進一步可以交流的地方是大學方面承認社區大學學分的要件包括哪些內涵，最後我們根據社區大學、區域性大學下面進行策略聯盟的時候會遭遇的問題跟因應的策略來做一些意見的交流，歡迎各位接下來提出你們寶貴的意見，做進一步的交流。好，不曉得哪一位專家學者或者是我們社區大學的代表先提供一些意見，大家進一步來討論。好，翁教授已經準備好了。

翁福元教授

剛剛聽那個有個教授專家說的報告內容，就是像我們說社區大學跟區域性大學策略聯盟我是覺得是必要的跟可行的。但是，我再簡單從一般的情況來講就是說像美國社區大學其實都有相當的規模，相當的規模，所以他跟一般大學的策略聯盟的情況應該好一點。但是我們台灣的情形可能就比較還沒那麼成熟，所以我是覺得如果說我們台灣的社區大學要跟區域大學作一個策略聯盟的話，我是覺得像美國那種情況，就像美國社區大學譬如說可以申請，如果資格符合的話可以進到一般大學的三年級的課程，如果沒有繼續升學的話可以得到副學士學位。

我是覺得台灣希望有一個程度的話，可能在一個社區大學條件都還要加強一點。拋開這種這個假設情況不談的話，以現況要跟社區大學就社區大學要跟區域性大學合作的話，我覺得可以有一個方向比較極端的就是說乾脆就成為一般大學附屬的進修推廣部，或是終身教育部什麼的，我想這是一個可行的策略。

剛剛說所提到的簽訂備忘錄或者說一種非正式的就是說利用一種地域的接近性來做一種合作的關係。我回想我當初在跟學校幾個同事在從事那個南投縣社區大學的時候，整個都是暨大的實習老師在做的，最終我們是希望成立一個基金

會一個財團法人的性質，可以獨立作業而不隸屬於縣政府之下，但是後來因為某種因素縣長就堅持要把他放到教育局社教課底下的一個單位，後來我們整個暨大的團隊就退出來。當初我們想的方案如果能夠獨立成為一個組織的話，在教學方面我們就比較可以獨立運作，那麼暨大老師可以去支援。

其實我那時候蠻注重所謂學術課程，我跟前部長黃榮村黃部長他提到說目前社大比較缺的是學術課程，他會比較主張說加強學術課程，他認為像那種藝能課程大概佔百分之六十，學術課程佔百分之三十，他覺得還不夠，可以再加強一點，那時候我們就也想到說這個社區學院法要通過，那我們就想說將來社區大學跟一般大學可以接軌，所以我們就設立了蠻多這種學術課程，但是又怕太硬，所以就是一種比較柔性的 title 來吸引那些學員，那後來去剛開始還不錯後來我沒有參與所以不太清楚。

我們也想到說也可以用美國的這種模式，也就是說好像暨大都是開暑修的一個課程，但是有些學生如果說被當，那就需要暑修的話，就可以利用社區大學開暑修的課程，這樣可以讓學生比較方便，甚至於也可以提升社區大學的在學術方面的條件，如果說社區學院組織條例通過的話，馬上就可以接軌，當時我們的想法就在教學方面。

推廣方面也應該是可以相互支援的。學分承認方面就當初我們所設想的一個接軌的情形，但是目前好像開放大學法也還沒有通過，雖然教育部已經在作這方面一個草擬的工作，我是覺得可能比較可以講推廣學分方面或者我們說這種學士學分班、甚至於研究所的學分班也是可以的。但是就是說可能在這種授課老師的一個條件、課程的一個要求方面都還要再注意，我待會兒再簡單講這些。

黃鼎倫主任

大家好，我是犁頭店社大的主任，剛剛聽到簡報之後我有一個直覺的感覺就是說，我想我們國內的社區大學跟國外的所謂的 community college 是不一樣，你可以很明確的辨認他是完全不同的體系，那最簡單的一個分類是我們國內的社區大學，不是一個組織，他本身在法律上是沒有主體的一個資格，也就是說在我們國內的發展過程裡面，他純粹是因為環境因素。

從早期文山社大開始，從所謂的知識解放一直要往類似社會的運動或是社區的參與方面，來延伸其功能延伸出的東西，那到目前為止經過這幾年到現在為止，事實上我們國內任何一所社區大學在法律上都不是主體，也就是他不是主體，我們談到要跟我們所謂的大學作區域性的策略整合，在法律的架構上，他就是有問題。這個前提下當然延伸說目前很多我們國內各地方操作社區大學都有不同的一個模式的現象，有的是由我們學校來接辦然後就掛在學校這種教育之下，所以陳主任這邊做得非常好。有的就直接由基金會民間團體來接，那有的是甚至

學校把他變成一個單獨的單位來操作，那這些整個的方向沒有變成一致的所謂的主體性。

透過法治規範之前，說真的，這一部份都延伸出些後續的問題，包括我們在做策略聯盟，在做學分的採認甚至將來剛剛我們教授提的，當所謂開放大學法或是社區大學法沒有法治化沒有完成之前，這一部份可能我們只能就每一個地方、每個區域他的社區大學、他的特色、他跟各個大學之間他現有的資源做整合之後能夠搭配的內涵。

我特別要提醒就是說以我們操作犁頭店社大的角色，我覺得以我們現在看終身學習法他所定義的功能來看，又要跟我們所謂一般我們學校的推廣教育，又要跟我們的一般所謂傳統的救國團，所謂社區的學習媽媽、才藝教室來作彼此的一個定位和思考之後，我們再來談跟大學之間的一個合作的過程你會發現幾個問題，一個就是說是不是在社區大學這個部分他扮演是一個平台呢？還是他應該扮演直接在社區扮演一個推手，如果說他這個平台就回到我們今天談的，可能就是站在一個區域性的大學，他藉由社區大學這個平台，來完成他的一些所謂他必要的任務，當然包括招生，這是現實的，所以很多大學事實上面臨這個瓶頸的時候，他想策略的跟社大合作，無非有一個很大的目的，就是推廣他本身將來他學校的一個招生條件的優勢，多做一些推廣。

在這邊我要特別提的就是說，似乎社區大學他原本在我們國內環境裡面，角色不該放在這個地方，他應該放在從社區出發，我們回到剛開始我們在文山社大開始一連串要供給帶下來的同時，所以在這裡我非常想提的就是說，如果說我這個思考點是一個方向的話，那麼社區大學與社區之間的關係，那就是我們可能站在一個社大的規劃者同時，他在這個部分一定要做的工作就是他對社區的瞭解、社區的資源、社區的特色，然後從這些去延伸出剛剛我提的那幾個範圍，沒有做到的一個面向我們可以補強的。

像一般的所謂的才藝教室，所謂我們講的救國團，是比較偏向於才藝、語文各方面，似乎在整個社區的意識、社區參、公民的教育這方面，似乎是一直是沒有人在這方面永續經營的區塊，那這個定位上就是我覺得社大應該在這個地方，先有定位之後，在這定位的同時，我們從他的區域性的大學來跟他做整合的時候，再從他現有的定位裡面去強化他的資源。比如說我舉個例，台灣科大在這邊，他們我知道我們去年還沒有在南城開始之前，南城他們社區文化季，台灣科大相關的系所就非常積極的投入、協助。

今天如果這樣的社區大學架在這個朝陽這樣的一個組織裡面，這個東西更容易引入我們可以補強的位置，但我感覺就是說，似乎我們在做這樣策略合作的同時，或者做策略合作整合的時候，千萬不要重複資源、浪費資源，我想這一部份

是一個很重要的，如果說今天我們一個體系走出來到後面是在重複資源，然後把這資源拿來再去浪費資源，就是說是很辛苦的，這是我想提的。

吳明烈教授

謝謝黃主任，提供很多寶貴的意見，我們昨天在南區的參與座談的時候也有與會的學者談到，現在的社區大學很需要思考，也就是說他原來那個 mission 和 vision 到底是什麼？就是剛剛所談到那個角色定位問題，一些問題要去釐清，這樣過去一些未來的發展，才会有明確的方向。剛剛提到陳主任你這邊有情報嗎？你已經準備好要進一步跟大家分享。

陳茂祥主任

我是朝陽科技大學陳茂祥，我今天就我自己的經驗跟大家分享一下，因為我這邊是推廣中心，我們辦的活動，分成學分班、非學分班還有社區大學的班，是不同性質的。

我先可以把他區分開來，雖然我們是開社區大學的課，可是三個不同層次的東西，所以我先把他定位這個地方，不是說我這邊開放是互通的。因為我比較堅決不能互通，這個地方是我贊成合作，但是什麼都可以合作就是學分不可以合作，因為學分是不同體制的，剛剛一開始那個主持人講過的我們社區大學的法是終身學習的那個法，我們高等教育是那個教育法是不一樣，就法律來說就不相等，所以不能放一起來談。

我們看一下社大開學的那一本期刊，他在前面幾期很清楚的，而且很明白的告訴我們，為什麼要蓋社區大學。要從非體制外來衝擊體制內，可是衝擊完又要從體制外跳進來體制內等，希望人家承認他，而且從他的定位裡面可以感覺到，他喜歡那個策略用雙重的名義把他套過來，講難聽一點就是把他模糊掉了。我們現在社區大學跟我記得社區大學之前我記得教育部有擬一個社區學院研討會談社區學院，所以我們社區大學才跟美國社區學院是一樣的相同性質，現在把社區大學放邊談，就把他混為一談。社區大學裡面裡面有民間團體承辦的、有基金會承辦的，性質本身就亂了，很多是人組合起來就可以搞活動了，什麼叫教育哲學、什麼叫教育法規、什麼又叫來講是不懂的，不懂教育法規、不懂教育的目的這些原理的人來辦東西，我真得覺得太亂了，所以在社區裡提供資源，帶動他們終身學習是好事，但不能把他們混為一談。

這我一開始就又把他弄清楚，所以你們剛剛應該看到 show 一下，我大概仔細看了只有一所員林社大跟那個中州他們有學分承認，我大概蠻好奇的就是那個輔英大學又是可能我要想一下怎麼可以承認，教室那麼大，進來沒有篩選過的，修了你的課後你叫他寫論文，他不會寫，你教他電腦，他不會電腦，因為他沒有一個標準函數可能名稱是一樣的，上課要求是不一樣，這樣你怎麼辦呢？

所以我現在發現一個剛好上個禮拜我們那個有社區在研究那個社區大學的相關，那我看到我們暨大、中正學院我是突然想到有一個問題打勾。你認為社區大學的評鑑是不是由教育部來負責，第二條是你認為社區大學的評鑑是由誰來負責，我想這是牽著鼻子走了，我就問他社大怎麼走？他說他不知道，他跟我講他不知道，一個帶頭的說不知道，那我們怎麼辦呀？所以這樣講，我們應該釐清我們不能在他們這樣子走，故意這種作法，我是覺得不對的。

他是一種社會運動，社會運動應該歸在社會運動，你不能用社會運動把學術界搞成這樣，讓大家混亂在裡面，讓我們自己本身在學術界我們自己無法釐清出來的話，我喜歡我在大學裡面教書，我在這裡讀書為了學分。我想中正大學很多的教授都再談教育價值觀的問題，我們應該釐清他，而不是帶到更多的扭曲，這是我想提一個大家探討一下。

吳明烈教授

好，謝謝陳主任提供寶貴的意見，其實目前成人及繼續教育機構從全世界的發展趨勢來看有兩種模式，一個就是歐洲體系這種民眾學校就是不提供學分不提供學位的，所以民眾是為了學習去那邊學習，然後自我充實。另外一種就是美國還有加拿大這方面的體系設立學院，他是有所謂的正規教育跟非正規教育功能的，所以台灣其實社區大學早期在發展的時候情況是偏那個歐洲體系的方式，他強調就是不提供學分、不提供學位，然後強調就是公民素養的一個養成，發展公民社會。

我們發現到希望朝向美國加拿大的模式去走，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剛才提到，還有昨天很多專家學者提到就是說那我們社區大學的定位 mission 和 vision 到底是什麼？要先想清楚，我們才知道說未來何去何從？所以回應到剛才陳主任剛才所提的那些問題，剛才好像有特別談到這員林社大還有暨大成教所等一下我們也可以分享一下，是不是從李所長開始。

李瑛所長

主持人還有各位大家好，其實社大的問題我也想的蠻多的，然後我有接觸了很多，大概提出一些我的想法，然後跟大家一起討論。

在提我的想法之前，我先對於這個研究的題目覺得有一點點需要釐清，社區大學與區域性大學何謂區域性大學？台灣大學是不是算區域性大學，暨南大學就是叫區域性大學嗎？交通大學是區域性的大學？就何謂區域性大學？為什麼我要用這個區域？區域性大學這個名稱？我自己有一點覺得需要先把牠釐清楚，如果說區域性是界定在什麼？這個是我想第一個可能做這樣的一個研究者可能也需要提出一些說明，這是我們所謂講的區域性大學是何謂區域性大學。

接下來當然我就在想這個社區大學，當才聽了兩位就是社區大學現在目前負

責的，這個一個是陳教授，還有一位是我忘記是，黃教授，就這兩位，我覺得都講得非常貼切。因為我們知道，就是目前我們的社區大學就是當時黃武雄教授所提出來，希望從體制外做改革，是以我們講的公民社會這樣一個促進公民社會跟社區結合，然後促進公民社會的這樣的理念來推動，也就是像剛才黃教授講的他本身沒有一個沒有一個實體，就是他沒有一個固定的一個實體，那當然現在經過了這樣一些年之後，他去想要是不是想要在體制內取得一個位置。

我在想，現在要進入體制內的一個位置，首先給他一個位置的是終身學習法，那我們發現就是在終身學習法裡面，如果去運作社區大學運作上會遇上這樣多的困難，一個是經費非常不穩定，我其實也是有的時候在觀察，以現在由縣市政府主管機關來主導，或者是自行辦理，或者是委託辦理也好，他的方式其實都是非常短期的，其實一個會做教育的人來講，這種這樣短期的方式是一個非常不好的做教育的方式。譬如說給你兩年，你就到此為止做兩年好了，之後不一定是我做，我怎麼會好好去做，我怎麼會有一個長遠的思考去做，其實這是一個這樣需要去思考的問題。就是說這種的我們講招標的方式也好，委託的方式也好，或者辦理的方式也好，他有根本的那些問題在那裡。

當然當時社區大學是希望朝向一個在師資方面很彈性，然後能夠跟社區有這樣密切的結合，所以他當時在場地呀、師資方面都保持相當的彈性，這個也就是他現在我們會看到，如果我希望跟大學作一些合作，又希望要擠進來說我又要學位，我又要學分的時候，其實跟當時的理念差得非常多，如果師資也沒有什麼依據，或者是這個課程也沒有什麼評鑑。我是覺得是這些方面是確實有他的困難，所以我其實還是非常贊成就是說社區大學，如果他現在已經開始了，就生出來了嘛，這個東西已經生出來了，我們也不能說生出來了不要你了，要讓他怎麼辦？所以這個我想第一個他現在生出來了。

我還是非常贊成他在定位的部分，是不是應該還是需要從這種社區來做著眼點，然後是不是當時其實他們在做爭取的這個過程，會放到縣市政府來作這個主管機關的時候，就是不希望就是希望把那個大學能夠不要都是由教育部這個中央來做，而能夠更彈性的由縣市政府，如果現在還是假如我們覺得還是要由縣市政府為他的主管機關，像目前由縣市政府的這樣一個方式，他可能是不是希望他要維持他的比較多元性，他可能也可以請基金會。

我其實也不贊成那個社區大學後來就變成大學的進修推廣部，你當時根本就不要申請這個社大，你為什麼說社區大學後來又併來變成大學裡面，你當時為什麼要花那麼大的力氣要讓這個催生這個社區大學，所以後來回來了還是變成進修推廣部，我其實不認為這個是一個好的，就是他的一個 wrong，你可以跟大學合作，我是站在還是認為說他是一個應該讓他比較多元的經營方式，他其實也可以

是委託民間團體，不一定要在大學裡面，但是他會要面臨到的問題，就是我雖然有一點可能岔開這個題目。

我覺得跟大學合作當然是有可能，但是同樣的就是有一些很根本的問題，就是像我剛剛講的你現在的委託的方式也好，或現在的這些方，他會不會讓你其實社區大學本身在經營的時候，就是一個就是一個有問題的經營方式，譬如說就是說我就委託給你兩年，就抱持說我就做兩年嘛，對不對，我怎麼可能有比較長期的或是為這個社區去拓展發展這個社區的這樣一個想法，他應該在整體上，從這些部分應該要去思考，還有怎麼去做一個，當然我們也不是說一做就給你做一輩子了，所以怎麼建立評鑑機制，然後怎麼樣讓這麼一些那個你不管是委託也好，像南投社區大學他是一個就是等於自己辦理，原來剛才翁老師說原來請我去，後來我去了幾次之後，我覺得毫無著力之處，毫無著力之處就是最後只是拿到他的課表以後，幫他做幾項建議，我叫做毫無著力之處，所以就不去了這樣子。

我也不認為縣市政府他也可以自行辦理，你只要有一套運作的機制，是一個好的運作的機制，你委託辦理也好，我也是認為你委託你要用什麼招標、多少的時間，這些應該有一些比較具體的東西出來，所以我其實我你今天如果提出這樣的一個問題，就是社區大學跟大學，現在有的大學怎麼來做策略聯盟，我倒會思考到是不是可以讓有一些，就是我們可以選定幾個大學也好，就是看哪些大學比較有意願，在他周邊的一些社區是有關的，或是周邊有一些，或是有一些民間的團體，他是願意投入這樣一個，我們講的基金是我們所謂民間團體是基金會或是其他的，這些大學能夠跟他們展開一些對話或者是談話，形成一種可行的，這樣是不是比我們現在想說做好之前的溝通。

我看到其實有蠻多的問題在這裡，我如果你問我的想法，我還是覺得今天如果已經有社區大學了，他的定位我覺得還是要有社區，就是以社區為他的著力點，跟為他的出發。不然的話你不要叫社區大學，你乾脆當時就是進修推廣部。或是你當時就採了另外一案，就是採美國的社區學院的這樣的一個案，那既然現在已經生出來了，我們當然一個東西在時間的那個歷史時間的長流裡面，他隨著外在客觀環境的改變他會要做一些調整。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他可能做的調整是他是由縣市政府主導，他有許多不一樣的辦理方式，很多不一樣的辦理方式，你是不是要把他回歸過來，變成是說一定要授予他學分，一定要授予他學位，或者一定要進修推廣，我覺得不需要這麼窄化社區大學，所以他的主要目的不在於授予學分，他的主要目的不在於授與學位嘛，為什麼把這個看成是最重要？難道今天假如我說，我常常頒予不授予學分不授予學位就沒有學生，如果沒有學生是不是應該要去關掉，就算了嘛，因為你當時的出發點跟理念不再，我不是說不是一定不能頒予授與學分或一定不能授與學

分，但這不要成為你社區大學主要的訴求跟你主要追求的目標，我的看法是這樣。

吳明烈教授

非常謝謝李所長提供很多寶貴的意見，剛剛提到我們專案的名稱，為什麼叫區域性大專校院，聽這個李所長一提，我突然想到，現在我們都知道教育部的委託案題目由教育部定的，委託案題目是由教育部定的。

這樣一講我就清楚了，區域性大學他當時跟我談的一個想法就是剛剛所談的鄰近性的大學，談的就是社區鄰近性的大學跟他合作，就是由大學跟這個社區大學比較鄰近性的比較合作可能性，所以他談是這樣，用區域性大學我一看也不太恰當，我還把區域性大學三個字，國際性暨南國際大學，在我聊到的區域性大學比較像，當然他們委託這個案子的時候，他們可能沒有想到這一點，他們的想法是鄰近性的是用那個區域性鄰近大學，這個可以把他做調整。

然後合作的方式剛剛有談到很多種，合作方式我們這邊談的就是可以教學、研究、推廣服務，至於說要不要有學分承認，就在於這個大學跟社區大學在合作的時候，策略聯盟通常談到譬如說有學校簽訂備忘錄或簽約的，所以他們本身去談，如果是學分承認一定有要符合我們目前學分的那個承認的辦法，譬如說現在社區大學跟這個大學校院合作然後開設學分班，課程一定至少三分之一要有大學裡面的師資，或者是大學裡面的教師要授課要達到至這個三分之一以上。

李瑛所長

因為我有看了一下你的資料，看到交通大學的那個案例，就提到其實很多大學校院的教師並不太願意到社區大學去授課，不一定是說他覺得社區大學不好，而他工作量嫌太大，所以我連師大的進修推廣部叫我去上課我就一直很辛苦的說可不可以拜託排別的老師，就是那其實老師大學校院的老師其實非常難當，出來又多了一個社區大學，本來那個進修推廣部已經讓你壓到我們喘不過氣來，後來又多了一個社區大學又要我們去授課的時候，大學校院的老師會不會有那個意願，這個也是我覺得很實際的考量這個問題。

吳明烈教授

謝謝，因為大學教授壓力特別大，教學、研究與服務，那推廣的話，很多人談到推廣就推嘛，所以的確是問題，像學分承認問題，其實我們現在考量到現在終身學習法裡面有談到非正規學習成就認證制度的問題，所以這一方面未來可能法言部分還要做一些 connection，這個問題有待進一步來討論。非正規學習成就認證制度，現在印象中他辦法已完成，只是都還沒有正式實施，所以未來這一部份，我想還是可以看情況做一些適度的連結。非常謝謝李所長提出非常多寶貴的意見還有問題，接下來我們請翁教授。

翁福元教授

主席、各位前輩，其實我會從這種比較實際的角度來看，比較從現實的層面來看，就是說好像被社區大學逼到這個地步了，再只好做一步的退讓，我從三個角度來看。

第一個就是說那個證明的問題，我們當初成立的時候就叫他社區大學，那有一個假象，我是社區大學的大學，所以我就要有正式的學分，這是甚至要有正式的學位，他事實上我記得楊國德老師對這個社區大學要有學分、學位，他很生氣，但是所以我們把他名字改掉了，但是他願不願意讓我們改名字呢？

如果不願意讓我們改的話，我們只好再退讓一小步，就是一步也不能完全退讓，如果我們要改名也許可以改成社區成人學習中心，或是社區成人教育中心，就把他證明你就是不要正式的學分、或是正式那種學歷，就剛剛吳教授所提到的，像歐洲一樣就是一個社區學習中心，沒有其他一個可以談條件的，因為從這個法的角度來看，我們看目前教育部鎖定的這種所謂開放大學法或什麼，像是不是有意要把社區大學定位跟空中大學，幾乎相同的一個教育機構。

剛剛談到把社區大學啦，什麼空中大學，把他定位成一個位階，有意思要這麼做，政府的政策似乎也是這麼走，像他以前就提到就是說，為了什麼終身學習法還有陳總統這個政策，所以要普設廣設這個社區大學，黃榮村是說好嘉義縣還有離島沒有設，他就要積極鼓勵支持設立社區大學，所以從這個 title 的問題，還有法的問題跟政治的方向，似乎政府有意要把他，有部分可能要把納為這種類似像空中大學這樣一個位階。

後來我就思考一個問題，就像在社區大學跟區域性大學的問題，像剛剛所看到的區域性大學，我也覺得怪怪的，我們這樣的大學成為國際級的區域性大學。

戴勝豐校長

我覺得離開主題離開了太遠，我們講到認定他陳總統的政策，我希望就我們今天的主題，我們來做探討，我們真的來這裡開會主要是探討目前這個主題，現在在談的是另外一個主題。幾個社區大學的負責人認為就是社區大學的學生或者是他們希望有學位或者是學分，他認為說社區大學這點為主要他們的訴求。以我來講的話，我覺得 time 是不對的。

如果問到我給你的社區大學的時候，我一定覺得就是說社區大學就是社區大學，社區大學是一個學習很自在的，他不受到任何的限制的，也沒有所謂評量的，然後裡面的老師也好，學生也好，我在這裡得到多少，我希望我得什麼？這是我們從國小一直到大學，我讀國小的時候，我都在補習，我沒有學到美術，沒有學到音樂，我沒有學到法律常識，這些幾乎都沒有教，那我到社區大學再學習，這跟學位，所謂大家講的學分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覺得為什麼要提出這個討論，剛我們談就是因為我員林社區大學就是比較

特殊的，我們員林社區大學本來是彰師大的教授，然後他退休照道理來講，他要回來社區大學當校長，他也不願意讓社區大學變成了變質的，現在我發現大家說的社區大學已經變質了，不過我跟各位報告一下，如果給社區大學學分，給他學位的時候，必須要做評量，如果必須要做評量的時候，社區大學他那最主要的那種很好的理念就破碎了，他就不叫社區大學，千萬不要把社區大學的大學跟一般大學的大學來這裡做評量。

很奇怪，以前我曉得的社區大學，根本沒有所謂其他私立學校，在這裡做主辦社區大學的這件事情，是因為有這個事情產生了以後，才有產生到所謂大家剛剛講的什麼學歷的問題，本來社區大學應該是在地方政府譬如說我們員林鎮公所，希望照顧我們當地社區的學習，給他們學習的機會，給他們做交誼的機會，是那種樣子的，因為把他稱為大學，我去唸書的時候，我沒有比我孩子更積極，瞭解意思嗎？那個大學生，那個味道放在那裡了。

我其實我不懂美國的生活，或是歐洲的生活，美國的生活跟歐洲的生活，跟我們目前員林社區大學，其他社區大學我不清楚，跟員林社區大學主要的，我們希望的都不一樣，包括各位剛剛講的學分啦、學位，我們也不希望這樣，我們只希望就是說，我們能夠跟我們區域性的大學去合作，然後讓我們裡邊的學生，能夠多得到些什麼？因此為什麼要把各位為什麼要把制式的大學跟社區大學掛在一起，然後在那裡做討論，我覺得來自單位不同，思考的方向全然不一樣。

翁福元教授

我們是就事論事，就是我們這個主題以及我們的討論題綱來討論問題，都沒有針對說某一所，沒有對號入座，而且我只是就那個 title 跟法的問題，跟政策的問題來談。

我要講政治我剛剛舉例說好那個黃榮村黃前部長，他提到去年三月三十號對立法院第五屆第五會期報告裡邊，他就提到我國社區大學就是現況與未來的定位報告，他就提到，他為什麼要促進這個而且要普設這個社區大學，他就有兩個主要的依據，我在陳述沒有特別的好惡，個人這種意識型態的問題不在這裡討論。

我剛剛我在講的就是社大目標的問題，他也很清楚，第一個就是教育現代的公民，另外一個就是培養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第三，激發社區的意識，第四，解決社區問題，所以這很明確很清楚的，那我們就 title 的問題，法的問題，政治的問題以及現狀的問題來看，就是這些研究主體，社區大學要跟區域大學要作這種策略聯盟，我們有哪些可以思考的，有哪些可以去著力的地方。

那另外這邊，題目也提到學分承認的問題，好，我們說要現在要討論這個問題就各種可能，先在這個假設性的問題，我們就可以天南地北的來談，而且像我們這種焦點團體，不一定是說一定要集中在一個題目，集中在一個主題，其實

我們今天沒有一個焦點，沒有結論也是可以的，因為我們社區大學要跟區域大學要進行策略聯盟可能會遭遇到一些問題，那有些剛剛大家都提過，比如說釋法性的問題，對不對，定位的問題、法規的問題，怎樣去合作，甚至是最基本的問題，那麼就是說態度的問題，就到底你一般的大學要跟社區大學合作，就剛剛有些人也提到過、或是主席也提到過我們這樣子的工作量都已經夠大了，那還要去做法區大學，事實上是有點力不從心。

社區大學是要我們去做什麼長什麼長都不願意，甚至要我們上個課我們都不願意，我們就讓研究生去上課，我們就也不要去做，提出這個態度的問題，還有意願的問題。

社區大學跟一般大學合作的話，假設說一般大學要開放設備或一些場地給社區大學使用的話，可能就是說設備管理的問題，也是需要考慮的，因為在這個給我們的資料裡面也提到，雖然說像通常社區大學學生上課時間是在晚上或是週末，比較多一點，那剛好晚上和週末一般大學的職員都下班了，那個問題怎麼來解決，也是可以來討論的。

有所謂校園管理的問題，比如說你停車的問題，或是其他種種問題，也都是需要考慮的，還有師資的問題，如果我們要請一般大學的這種職員來幫忙的話，那他們待遇怎麼來算？通常這幾個問題也是可以來討論的，謝謝。

趙長寧教授

主持人，還有各位伙伴大家好，其實關於社區大學最近他們一些思考的問題，我們也非常用力的在想這些問題，但是我比較把他放在成人高等教育體系下面來思考這個問題，那我這一兩年做的研究比較是以大學為對象，看他們在成人高等教育部分做了些什麼？那慢慢的我也開始想社大做了些什麼？甚至空大作了些什麼以及目前在經營上面所可能遭遇到的一些瓶頸或困難，那我想現實的問題不是不重要，可是我自己作一個成人教育的背景的學者來說，我更關心得是成人教育背後的這個理念的問題。

我們仔細的去讀了社大當時所創辦的一些理想，我覺得就是說我們非常珍貴的一部份，我最擔心就是說，慢慢的經營之後，那個東西他沒有了，就是我覺得我們要想辦法，要把他保住的部分。可是為什麼現在開始了要有人說有學分承認的問題，甚至頒發學位，甚至跳到體制內，甚至有所謂社大變質的問題，我想也許是一個面臨生存的問題，是不是有這樣的問題，所以讓社大人思考這個，我不清楚，所以其實我今天來，之前我在想說這個問題我有權說什麼嗎？我其實更期待聽到專業的社大人，來跟我們談說從他們經驗中的社大是什麼？那需要的可能的協助或者意見是什麼？我也蠻好奇就是教育部自己想到的嗎？就是說我們來到社大看大學作策略聯盟，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如果簡單的說就是讓大學的一些資源，例如圖書館、設備什麼，讓社大可以，我覺得我也蠻贊成的，可是社大剛剛很多人談到你開始有學分、學位的問題的時候，那已經是另外一個問題了，至於社區大學是不是還可以叫大學，當然是可以的，證明的問題，我不認為這是我們擔心的問題，我自己讀了很多歐美有關成人高等教育的發展的近況，我也去思考到底什麼叫做高等教育，是不是社區大學他把自己放在成人教育體系裡面，有沒有恰當或不恰當的地方，那我們看到整個高等教育的發展這幾年，他的那個本質的確有很多的改變。

一個英國學者撰的就是高等教育，他就是看到這個現象，所以他覺得也許我們現在思考什麼叫做高等教育的時候，比較是說那個課的內容如果是在幫助學生，他能夠做一些批判性的思考，高階的思考發展，這方面能力的時候，也許我們不用受限於他叫做什麼機構，或者是他是不是有沒有頒發學位這樣的問題，那我是非常贊同這樣。

另外我要分享的是說其實從將近五十年前胡爾，一個重要的成人教育學者，他在研究成人學習者有三大類目的，就是說他是一種為了學是實用的，我是為了用，所以我來學他，不然我幹嘛要學他，一種是為了學習而學習的，或者是為了本身的。這是我們國內比較缺乏，所以我個人能力也沒法做，就是那種大型的調查，我們去瞭解我們成人學生他有沒有在學習，他到底在哪一方面，他在什麼樣的機構，什麼樣的學習，他分別占的比例是如何？可能更有力於我們來思考整個成人高等教育體系，大學畢業做什麼？社區大學可以做什麼？空中大學可以做什麼？我們沒有這方面的基本數據。

在英國他們做這樣的研究裡面，他們的確再度發現進到高等教育裡面學習者，還是有這些不同的目的，跟胡爾當時所講的是一樣的，今天我們社大所以可以扮演的角色，是不是可以仍然守住當時的理想，就是給那些為了學習而學習，他也不是很在乎有沒有學分、學位的人來學習，我們為什麼這麼困擾。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會有這樣的聲音出來，是不是就是關心社大未來發展的一些當時的前輩或其他的人，我是很想知道，為什麼這樣的聲音會出來，頒發學分學位到底是社大自己出來的聲音，還是我們這些在外面感興趣社大發展的聲音出來，所以我在想也許的確是社大自己本身也要有一個比較多的、比較深入的對話，然後對這個問題，是不是有共識，然後再來做其他的對話，可能會是一個比較有幫助的一個方式。

李瑛所長

這個我是不是我稍微也詢問一下，我一直是覺得因為當時那個林孝信到教育部開會有一部份會期是我也參加了，因為你放到縣市政府是主導機構的時候，從黃武雄開始這個社區大學推動的時候，他其實是從政府拿了這樣大一筆

錢來推動，那之後放到縣市政府，因為一般來講縣市政府都比較窮，所以就向教育部要錢，所以教育部就面臨到要不要編一些預算或類似像這樣的問題。

如果這個社區大學他是放在一個就是說，他可以某種程度上自給自足就沒有什麼問題，他可以很有尊嚴，就是用我的理念來做，今天是社區大學他用很多是不收費的，或者說很多就是由政府來，他才會面臨到些相關的這個問題，不是像你講的說光是那麼理想化的層面的問題，他有很多實際層面，因為經濟呀、編制呀、員額呀、相關的這些問題存在，這是說假如我們從實際一個組織要運作來講，他會有這些問題存在，所以是不是因為這些問題，整個就是那個混淆在一起，就是標到什麼。

譬如說我今天是YMCA拿到這個案子，YMCA有開一套教育的理念嘛，他不一定要作你的公民教育，你這樣瞭解我講的，所以我叫講的就是說，他整個的問題是在一些問題，而不是像你講的那麼理想說，當時我們有一套理想就是公民社會批判思考，他走出來不是這個樣子的阿，所以我才會說他其實今天社區大學在這個歷史的長流，就是時間的長流，他就改變了，他是不是因為這些很多的情況讓他會改變，今天在改變的過程我們也希望型塑出來怎麼讓他可以持續去發展，而不是就夭折掉了，這是大家有的時候會意見不一樣吵一吵，是因為真的有這些問題存在嘛，是不是？

戴勝豐校長

好吧，我就員林社大作一個簡單的各位說明，我們員林社大是員林鎮公所主辦的社區大學，然後是有這一所社區大學以後，員林鎮公所每一年都編了三百萬到四百萬的預算給社區大學使用，相對員林社區大學有很多的科目，教育部給員林社區大學每一項都有不等的補助，有時候五十萬，有時候一百五十萬，有時候上百萬不一定的補助。

員林社區大學在開辦的時候，原則上就是一路走來其實所謂的招標的，我們會找一個比較有理想性的財團法人來作招標，那財團法人原則上對員林社大干涉不多，所以員林社大其實保持本來開設學校一直到現在的那一種生態，一直都不變，那我以為今天來是特別要以員林社大跟中州技術學院所謂策略聯盟這件事情，要來作報告的，不過我發現到竟然是屬於學分的部分，以我個人來講，社區大學不應該要求學分，也不應該要求學位，但是有部分的學分必須要給予承認。

我舉個例來講，以我們員林社區大學目前我們的校長是那個施校長，在我們員林社區大學有授課，他所教的課屬於財政類的，那他本身就是教授，他教出來的學生要不要給他學分，他都有一個拿捏的，所以原則上我跟中州技術學院，他現在是說中州技術學院的校長，相對的在這方面他願意承認，那也就是說也不要把社區大學設定的就是說，他一定要怎麼樣子。

我在這裡跟各位報告一下，你們在學校教的時候，有沒有學生會打瞌睡？有沒有？幾乎都有，而且都會有，你到員林社區大學來看看，或到其他社區大學去看看，有沒有學生會打瞌睡，觀念上不一樣，他們高興來學習，我們高興給他東西，他來學習的時候沒有填鴨，他沒有壓力，所以社區大學是這方面的，就純粹為學習而學習，像剛剛講的很好，粹為學習而學習，甚至於有部分的學生他不是為學習來學習，他是因為他朋友來學習，這裡有一群好朋友在這個地方他來學習的，有部分的就是說，我這個社區就很亂很不好的，我就來這裡做社區營造，對我社區有所幫助的。

以目前來講我們員林鎮的鎮史，政治不是很好，我們有一群對於這個地方歷史的很希望作研究的，他們自己會成立一個班，就在那裡研究，他們不是要學位的，我不曉得為什麼會，我覺得以前的社區大學，一所一所的社區大學上來的時候，他們的主辦單位或者是他們的承辦單位不一樣，相對的編列承辦的也不一樣，而使社區大學變質了，真的是這樣，那為什麼社區大學部停留在以前由縣市政府或是鄉鎮公所公部門，他們有經費而且他有一群人願意去獨力這一些事情的時候，由他們來做，那為什麼要搞到現在，真的是變質了。

所以很多大學要舉辦社區大學，我就不懂大學舉辦社區大學，理念完全不一樣，不一樣的人要再做那些事情，是不是把社區大學也拉到說，我來辦社區大學，我的學生都有學位，都有學分這樣，這樣最簡單，我覺得這個觀念上，已經有出入了，尤其是私立的，他一定要辦嘛，如果他不辦的話別人辦，相對的他的學生拉來拉去，他們有招生的壓力，社區大學沒有招生壓力耶，員林社區大學從來沒有招生壓力，來幾個也好，那現在我們大概有一千多位，一千多位也很高興，我們一樣的那些錢，我們服務更多，我們越高興，所以理念上我希望如果各位教授有跟教育部作這種狀況要談的時候，要談剛剛談的那個問題，其實是承辦單位的問題，不是社區大學一直變質的問題，社區大學不變質阿，社區大學還是在。

李瑛教授

我是覺得有一些是需要做更高層次的溝通，就是說假如今天縣市政府他本來就是委託或是他招標分發自行辦理，他都不從縣市政府就可以採取不同的方式，那如果是用這樣的方式，你並沒有剛才我說你譬如委託只是兩年短期，有一些問題你不先去規範清楚，你怎麼能夠說你招到人，你非得跟你一樣的理念，這個不是我們人沒有辦法，就像我一個學校，我請來的老師不一樣的時候，那學校就變成另外一個面貌了，我這個走了一個老師又換一個老師來，我所就改變了一點呀，這個人的社會不是像你講的那就是那樣子，從開始的時候叫來一定就是這樣，他會隨著這個時空人員的，他本來就會某一種程度上。

我剛剛回到說，有一些比較根本的問題，要先去討論跟規範，這些問題你不

去討論跟規範你只講說我的理念很好，我的理念很好，就是承辦的單位，那你怎麼找到承辦的單位，你不是招標還是要用別的怎麼辦？這些比較根本的問題要去討論。

黃鼎倫主任

我先簡短的回答剛剛趙教授的，沒有學位、沒有學分社大變成什麼？可以，絕對可以，那先講我的理念，我們今天那個主題我是建議就是說，從社區大學跟所謂的區域性大學，剛剛區域在釐清定義後，比較清楚了，那之間我們的合作我的想法是，我們拉兩個面向來看，一個是合作他達成形式的價值是什麼？合作他達成的實質的價值又是什麼？那如果我們可以看得到，合作他達成的形式價值就是一個就是學分嘛，一個是學位。

事實上從我剛剛開始提的，我們的終身學習法只是給一個法源，讓你這樣一個權力下放到地方政府，讓他這個權力讓政府可以編列財務，實際上他達到其他的所謂另一個層面的所謂我剛剛提到法律的主體性，本身我是學法律的，所以事實上在這個合作上真的研究起來是不通的，所以他跟一般的大學合作嗎？主體都沒有，甚至要簽約，你主體就是設法基金會或哪一個他真正承辦背後那個組織，所以這個部分從這個計畫來看，這個部分如果要完成這種所謂形式上的價值，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腳的，他是有問題的。

我們回過頭來想第二個面向，他實質的價值在哪裡？這方面就回到剛剛我們在座幾位我們這個教授、專業人員都提到，像社區大學他從我們當時的理想來看，跟現在的發展來看，我們當然從所謂的學習多樣多元性的角度，我們不去預設他就應該跟某一個框框裡面，才叫做社區大學，而是他在這是一個社區大學的存在，他在他的範圍的發展特色裡面，所產生的價值，他就是正面的，我想這樣解釋是不是會比較清楚一點，他就不會比較到後面流於所謂路線之爭，那我想這也是回到現在我們知道有一些比如說 YMCA 也在接社大，或者說大學在接社大，一般的我們自己政府自辦的，或者是我們外包給其他的自治團體或者是基金會。

我想提就是說以我這邊，我今天特別帶一份資料，所以我知道今天會有新的一份之前做的這一份資料，我想跟各位分享就是說各位翻到三十二頁，三十二頁我想，這一份是我剛剛要回國一開始回答到趙老師的部分，社大的存在以我這樣的經驗，還有之前我在屏東參與過屏東的社大，事實上社大有沒有學分證明，沒有學會而影響他的生存，所以絕對在這裡我非常肯定的告訴各位，因為剛剛戴校長講的，像他是從需求出發進入社大，所以他這個需求進入社大是他的實質的想要學習的慾望是最重要的。

回到剛剛我想提的這份資料，我想提的就是說回到實質的價值裡面，我們可

能就要很實質的看到一個社區大學存在對社區的需求是什麼？還有在社區裡面的人的需求是什麼？如果一個社區大學存在他對這兩個部分的需求是模糊的，是不清楚的，那就可能回到之前我們討論的部分，一回又要學分證明，一回又要去爭取所謂的學位，甚至開課就為了開班的量而開班，就是在求量，重點是我今年招了兩千、三千，甚至回到營利的角度在思考。事實上社區大學在這個部分的面向，我個人角色認為他要站在公益的角度，他不能有營利的思考，也就因為他不能有營利的思考，今天才有政府的資源他可以用，這是我們目前在操作上我覺得每一個承辦社區大學主辦人他在這個地方要去釐清，不然的話，你在這個過程裡面要引入政府資源，又要考慮的營利的需求，事實上這兩個地方是衝突的。

我剛剛回到我提的這一份資料裡面，我們犁頭店社大是在台中市以南屯區為主，事實上在台中市有六所社區大學，當時市政府委辦的時候，並沒有限定你哪一個區域，我們是自己限制自己的範圍，我們不走出南屯區，因為我們考慮我們在地學校四十年，我們覺得你社區大學走社區化來做社區的參與或做社區的一些營造運動的時候，還是不能回到他的環境因素，所以我們就這六家裡面自己限制南屯區，不跨出南屯區，為什麼要這樣，因為我們真正瞭解這個社區的特色，他的資源、他的資源是什麼？還有這裡面的居民的需求是什麼？

我拉出了圖，你看 32 頁，我們拉了五個，經過評估之後我們發現五個主要的特點，一個就是高鐵，因為高鐵放在南屯邊緣跟烏日交界，他來對社區經營是很大的思考，還有環境的變遷，第二個就是這整個社區因為他比較屬於所謂的鄉村型社區，所以他的本位比較強，第三個，本身這個社區他發展非常成熟的社造的一些社區環境，那我們就覺得他政治環境的這樣一個資源不夠，第四個，他整個在地的文史，因為台中市是最早文明發展就是從南橫，各方面的文史資料比較少，第五個就是一般的私人機構願意參與社區的動力不大，我們就從這五個去規劃我們社區大學的核心課程，從這核心課程去抓資源。

像我們就辦了什麼社區整合，甚至針對很成熟的社造社區我們為他設計應與導遊人才，幫讓他編英語的內容，包括比如說另外一個保證社區，他四十年前已經流失傳的一個大彩極鼓，我們重新把他找回來，把那些老師都找回來，讓社區一起來，舉這幾個例子就是說或許站在一個大學的角度，他在這個資源要去協助一個社區大學以現在我們國內的狀況，有的是社團、基金會，有的甚至政府大概自己辦的，後續的資源後勤，是真的是不夠，如果今天一個社區大學，他有一個學校，是站在一個實質的架子給他提供資源，做類似這些需求，這些什麼？不管人的需求、社區的需求，包括他本身社大的定位，不過我想這個功能在我們現在的環境裡面，是最迫切的。

所以我剛剛舉這個例子就是說，我們從社區大學跟大學之間的所謂策略合作

的形式價值跟實質價值，我倒覺得我們回到第二個面向來看，是目前各社大也就是現在所謂的各拿一把號，各吹自己的號，也就是吹自己的調，所以事實上因素，我覺得今天的大學能夠引入到這個地方，進入這樣一個協助資源，倒是會把這個社大的剛剛我們談的那個所謂社大的架勢，又回到我們原本的理想，我覺得這個是我在這邊想建議的，那我剛剛提的那個事實上這個社區發展作法他來見社大他沒有辦法作，花很多的人力物力來做這些事情、做一些評估，他為什麼可以用學校的資源出來，另外一部份我想特別提的就是說以學校來接辦社區大學，這一個部分的定位。

我最近在看的一篇文章他想發表就是說社大角色我們把他定位在非體制上，他是符合當時那個目的跟所謂的理想，那大學本身就是體制嘛。所以你剛剛講的沒有錯，是一個事實上本身不算是衝突，但是是一個很不同的角度跟立場，所以我建議如果是一個由學校組織出來的，他這個組織出來接辦的這種社大，他絕對要獨立一個單位出來，而不是掛在推廣教育，要拉出來像我們就定一個一級單位，叫做附設犁頭店社區大學，他的位階等同於我們的所謂的其他的一級單位，直接面對的就是校長。

如果說今天大家在組織上有這樣的共識，而且在學校對這個社區大學理想一樣的話，我倒覺得衝突不大，以我們來講到是很幫助，我們的通識中心，他會最大的後勤來協助你做這些資源調查之後，他可以提供專業的師資。比如說我們觀光休閒管理系，他用了調查之後，他會整合他整個系的資源，來協助我們作這一些導遊人才或是一些田調資料的檔案，在這個部分整個發展上，不管是將來他或者是他有一天變成法治化。

但是仍然沒有辦法忽略他社區大學本來在我們社會上他該補強的那種面向，就剛剛我提的，如果說他的面向不去把這個區塊沒有去補，用補足的方式，所謂補強的方式或互補的角度，他認為原本大家都在做，只是可能是包括多找一些人到這邊來，或是救國團也一些跑到這邊來，大家輪來輪去，那說真的，縱使有學位沒學位，我想社大本身就是生存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部分我覺得在今天的題目特別想要跟各位分享，就是說他的存在價值或許是我們如果大學有機會做合作的時候，幫他（社區大學）定位，盡可能你用大學的資源進來，因為畢竟這一部份的資源，大學的系統比較專業，而且比較有計畫性，就是我想分享的，謝謝。

吳明烈教授

謝謝黃主任，我們談策略聯盟合作其實也不見得一定要包括到學分的合作，所以這裡面所談的就是說可行性，就是說可行性，項目就是說一般來講我們在進行合作的時候，可能有哪些合作的項目，可能有哪些合作的項目，比如說這個學

位的部分。

我們一般像昨天在開這個南部座談的時候，也都一致認為就是說你這個大學校院跟社區大學應該有所謂市場區隔，他有市場區隔，現在八十餘所的社區大學也提供學位，台灣目前一百五十多所的大學校院再加上八十餘所，台灣你看二十幾所大學校院，所以兩百多所，看起來以台灣目前的大學校院發展來講是不適合的，所以我們現在談的就是說他可行方式，到底有哪些可行的方式，和合作內容可以怎麼樣？

剛才我們也是談到這個需求評估是非常重要的部分，需求評估的部分，所以這些都是可以進一步發展，跟大家分享就是說昨天我們在座談的時候，台南市社區大學的校長林教授他也談到，其實他們現在合作的項目很多元，包括社區大學和大學校院來合作共同研發教材，共同研發教材，因為社區大學有時候師資他對這個教材研發他能力比較不夠，只有大學這方面的專業師資來合作共同研發教材，然後還有包括這個在台南納編他還做所謂的河川巡守，還有環保，就只有這個社區大學和大學資源大家來共同參與合作的，所以這個是可行的合作方式，都是我們可以進一步來討論的，

好像釋見成教授有意見要表達。先聽釋見成還有林勤敏主任先請兩位發言。

釋見成教授

我們既然是焦點團體，所以每個人要講一點話，不會來這邊只有旅行，這樣不好，我只有兩點回應，第一個回應是剛剛不曉得哪位講說社區大學好像是戴校長，社區大學被框住了，我認為就是剛開始幾年前，社區大學之後，我們台灣的社會人民公民投入太過，整個台灣一個就是說公民所得已經到一萬三千美元，是我們的整個那個對社會的關懷好像沒有一萬三千美元，只有一千、千美元，社區大學他要出現，那剛剛戴校長講的就是那跟大學沒有關係，反正大家學得快樂就好，所以我就覺得說台灣的整個社區大學他的本質，其實很像美國的社區中心，或者是說社區型守備，裡面有小偷出現的話，我們在一起來把社區顧好一點。

我記得好像三年前還是四年前，我在員林社大參加全國的社大研討會的時候，我可能到死亡為只都沒有辦法那一幕，就是那一年經費被砍掉，所以那一場戲，講戲比較不好聽，上演一幕讓我非常感動就是說，員林社大跟大家講說就是我們這個社大要畢業，因為我們已經沒有錢辦，那我們就走不到門口，因為全部的人都圍住他跟縣長講說我們需要經費，我們不能夠沒有經費，那你們會辦下來我也是非常高興，就是你們沒有畢業，繼續辦這是很厲害的。

我要講就是說社區大學不管他給不給學位，要不要給學位給學分，你都不會改變，因為你就是學習中心，那我就想說其實剛剛黃主任也講，其實有沒有學分，有沒有學位的話社區大學都會存在對不對？只要縣長或是鄉政府願意給前，所以

我那一幕到現在都有很深刻的印象就是說，你要縣市願意給錢，社區大學召開的學分也可以開，重點是學生快樂的上學校。

我是第一個回應社區大學真的是無可取代，我跟我的成員說整個歐美的成人教育到台灣他的實踐最清楚、最徹底、最讓我感覺到真正讓成人教育知道我們台灣有社區大學，不是在某個地方，因為只有台灣的社區大學把成人教育裡面兩個支柱，一個是個人成長，一個是社會運動、社會行動的話落實，只有在社區大學裡面有，大學裡面是看不到，所以這個地方，我要回應的就是說，其實我們也看到好像是社區大學要跟一般大學進行策略聯盟，好像有得到什麼好處或是會分一些東西過來

可是我比較反向思考就是說，我自己在教學，學生不是只有打瞌睡、蹺課然後還要做很多假的東西表示我能夠拿到學位，可是如果我們能夠在社大裡面找到這麼好的師資，這麼的能夠刺激思考的這些師資，如果我們把通識的課程開在社區大學裡面，我們全部在那邊上的時候，或許是很快樂，又不用待在教室裡面，還會跟一些年紀比較大一點的人上課，還可以遇到社大裡面這麼好的老師，給這些在我們一般大學裡面找不到的師資，其實是非常好。

所以我一直跟我們學校的通識中心說我已經連續兩年都是在苗栗社大當課程委員，我一直覺得說假設我們玄奘大學的某些課程是開在苗栗社大的隔壁校區，學生大概一半的人去參與，因為課實在太棒，那個是我在玄奘大學沒有辦法開，社區大學可能不是一個發學分、發學位的大學，他是一種平台，也就是說因為他有很多很特別的師資，很特別的學習風氣，很特別的學習方法，那我們的區域就是我們地方的大學事實上可以把一些課程開在社區大學裡面，讓學生有機會我們不管他們叫做草莓族或是叫什麼族？這些學分他們平常不太有機會看到，我就把他帶到一個地區裡面，讓他對社區裡面的關心跟感覺比較快出現，我覺得這一方面或許是社區大學可以 match 老師和學生。

我這邊的話還是要把全台灣的社區大學告訴你，不管是誰來辦，我還是覺得成人教育從歐洲到美國到台灣，變質太多，成人教育就是真正為了學習而學習，或為了社區的關懷而有的學習，其實是在我們台灣的社區大學，而不是一般大學，所以我把我的學生帶到那個社區大學作外籍配偶教育的時候，這些學生的成長跟沒有去的學生成長差很多，不是差很多應該是好很多，就是說他有對社區的珍惜，對自己的土地感覺到他自己是多麼有福報，受到多少的寵愛跟多少的善待，還有他看到和他年齡相符的外籍配偶，他一個人要挑多大的責任的時候，這些人成長的幾乎非常快，所以我在這邊講一個相關的名詞，是個 term，可是如果把他翻成比較白話就是說，誰比較故意，我覺得是雙方面，不是誰跟誰。

所以我最後面要講的就是他的平台，他不是一個發學位發學分的單位，只是

因為就像你講的是校長他本身是一位教授，那碰到的學生也只有高中畢業的一個學位，就修他的課的話，他理所當然應該有拿到那個學分的資格，這是我想的。

林勤敏主任

主席，還有在座的先進，大家好，剛剛聽了大家很多的很好的意見，我想說這邊有一些淺見跟大家交流一下，我先談我自己的經歷，就是說在社大、空大跟一般大學跟推廣教育班剛好我都有兼課的經驗，到目前也都在進行當中，很巧合的就是我自己目前的工作是在社教服務，就是在台中圖書館服務，所以那一些成人學習也好、全民學習也好，那些議題都是我關心的主題，我今天剛剛就學分已經遭遇的困難已經談很多，那我現在希望能夠撇開就是說這些制度面跟負面的東西，那我希望大概一個較實務層面、行動層面或是資源共享這樣一個層面，或是我會把他 focus 在一個教學跟學習的能量跟品質這個部分，這個是我多年來奔波在社大、空大跟一般大學的一些省思。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不妨站在就像剛剛我們釋見成老師說的一種和善、互惠的立場來看，一般性的大學跟社區大學，其實這之間有很多合作的機制，他是互惠跟友善的。

譬如說區域性大學他可以提供的環境設施，這資源是很豐沃的，是很豐沛的，那是社區大學一般比較缺乏的，譬如說你可以提供你的實驗教室、電腦教室、體育設施、球場、游泳池這些社區大學的師生也能夠體會除了課堂上以外，我有一般大學生的活動可以來做感受。

我舉個例子像電腦教室這個部分，我剛好禮拜六我到桃科大去上他們師資培育那個班的課程，就是科大師資培育的課程，有一天的下午我是在上成人網路學習，我就跟桃科大電腦中心借電腦教室，因為必須要讓他們有實際上線的機會，那桃科大他們電腦設備非常的好，就讓我借一間一班有四五十個學生，那天整個上午下來，那些原先是社大的學生，他們進入到作師資培育的課程在上課，他那天就跟我反應說林老師，如果說社區大學有這麼好的電腦教室，我大概學習的效率會更好，因為當天可以上網，那間設備有廣播教學系統，都可以當天我帶他們上網去有關一些成人學習相關的資源介紹給他們知道，他們非常的高興，如果說我們社區大學有電腦教室的資源，那將來我學習情形會更好。

那如果說一般大學可以提供給社區大學做這樣的合作，剛剛也有洪老師也有提到使用上的問題、人員分配的問題，我覺得你們也可以簽訂使用的合約，相關規定都把他訂在合約裡面，以一種互惠的立場管理的情形，你都可以規定，這樣來互相來遵守，我想是可行的。那另外因為我在圖書館工作，我會認為說開放一些圖書館的資源，例如讓社大的學生可以去使用圖書館的資料、資料庫、網路資源甚至可以享受我是一個讀者，那館員有專業的話可以參考問題，你也可以把我

當作在職的員工，也跟你一樣我也受到這樣的服務，這樣學習品質才會提升，要不然社區大學不能只停留我們是實務的，除了實務我想進一步研究，如果我背後有圖書館豐沛的資源，可以來支援我，他可能很多的社大學生除了實務，他可能有很好的進階學習，那這樣也好。

另外我講到服務的問題，如果社大也要充實他的組織設備，一般大學的圖書館比較專業，選購圖書，可以幫他們做一些推薦選購，或是在採購的時候，現在都有一些大量採購，你也可以優惠這些折扣，跟他們一起來合買，甚至在處理編目的時候，他們都可以幫你做一些協助，他就可以上架給學生來借，這些都是一般大學站在他可以服務的立場，是可以讓社區大學擁有受惠。

另外就是說這個部分不是單向，例如說如果一般大學可以開放所謂的學生社團，學生社團可以讓社區大學的學生來參與，因為大家都知道社團是多采多姿，然後除了讓民眾有興趣來參與之外，你也可以從社大的資源裡能夠甚至學生裡面，你可以發掘有特殊專長的人，他可以當社團的指導老師，社大這邊的學生真的很專業，他可以幫忙一般大學的社團作指導、做服務、互相交流，其實是可以豐富學生社團的交流，這是我覺得很好。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合作行銷的部分，例如說區域性的大學跟社區大學可以聯合行銷，像有關相關的課程或相關的活動，你可以整合在一張海報單上，或你做漂亮的書卡去散發，那透過平面媒體也好，廣播電視也好或你張貼在社區大學的校區裡面，或是一般大學校區，我在這邊可以看到社區大學的課程，我在這邊也可以看到一般大學的，這是可以互通的，這個你等於說宣傳的廣，面是更多的，我這邊可以看到那邊，那邊也可以看到，我想這是多角可以整合一下我們整季三個月的活動，整合一下，兩邊都互通，再來宣傳，我想宣傳會很好。

因為剛剛黃主任和戴校長有提到說其實他們都很有信心，就是說社區大學你要有一個特色出來，然後他可以長久永續的去經營，那既使沒以學分學位也可以，我們也蠻有信心可以繼續經營，那我覺得一個很合理的現象，之所以叫做社區大學，那就是以當地地方的文化或是產業的特色，我想這要掌握住，這個是別的地方沒有辦法跟你競爭的，我古坑咖啡很紅，大家都很注意這個，那我古坑，社區大學跟古坑對這個咖啡的培育他的整個開發研發，那我覺得雲科大相關的老師來做指導，然後有實務的，我可以到雲科大服務的部分互相交流，讓這樣對地方產業文化的建立特色來講是一個加分的效果，彼此的兩個系統也可以互惠，就是說地方產業不只是產業。

文化的部分像剛剛有說的文史，如果這些其實在社大裡面可以找到很好的指導也好，甚至文史工作室人員來做協助，然後地方的文化產業就可以建立起來，每一個社區大學應該有他別於別的社區大學的特色，這樣才能永續經營，這是我

一個情形，就是我看到社區大學我有的特色無人可以取代的。

剛剛有講到研發教材這也是很好，那研發教材之後可能就是說，我會考慮到說，社區大學的出版品，或是其他有相關的文史出版品，跟大學的出版品不一樣，那這可以建立一個合作交換的機制，這是我出版品可以跟你交換，這樣可以豐富大學的一個資料也可以豐富社區大學，我們用交換這樣的方式。

另外一個很有趣，提供給大家，有一次我在上課的時候，有一些年紀比較大的伯伯，我就問他說，你怎麼有意要上社區大學來上這些課，他就提一個很有趣，他說我孫子的學校很好，他剛進去大學，在大學新生訓練那一天，他要求你的家長一同去參與，他就說學生訓練的第一天，另外有開一個禮堂給家長來陪同參加的那些家長，然後他就跟家長宣導說，我的學校有推廣教育的課程，我們當地又有社區大學的課程推廣這麼多，所以他說他是因為在當天接受他們的介紹，所以他去報名了他們當地的社區大學，所以他孫子去讀大學，我也可以去讀另外一個大學，這個訊息從來沒有人告訴我，是我陪他去新生訓練的時候，接受到這樣的訊息。

如果這兩個平台，正式的大學跟社區大學，學生會啦、校友會啦可以做這樣的交流分享，他這樣子就可以把相關的信息作一個擴大、宣導，你想到社區大學你可以到那裡，這個是互通的，這個阿公阿媽到學校一定說我那個孫子的學校很好，其實這是一種加分跟互惠的，大概就是說以我實務經驗站在說教學跟學習能量跟品質的提升，能夠充實，互惠也不用牽扯太多法律制度的問題，現在就可以馬上做的，我們就先做這一些實務性的層面。

吳明烈教授

謝謝林主任，我想今天我們的時間也差不多到了，最後大家如果還有意見的話是每個人有一次簡短的發言，盡量不要耽誤大家太多的時間，如果都沒有的話今天就非常感謝各位的出席，參加這個焦點座談，提供很多寶貴的意見，我們看起來社區大學跟大學校院策略聯盟跟合作關係的建立性還有必要性，以目前的情況來看，想當然爾就是社區大學比較惠多，然後大學校院比較惠少，但是大學校院他本身就是具有所謂社會責任，還有社會參與所以應該在這方面也可以尋求跟社區大學進一步合作機會，提供相關資源，輔助社區大學有更好的發展。

其實這個案子當時是這個監察院、監察委員他在視察督導教育部的終身學習的時候，他們發現這個情況，然後進一步提出來，就是現在台灣社區大學這麼多，這個品質應該不斷的提升，所以是不是大學裡面很多好的資源可以來提供給社區大學，然後進一步的合作，讓台灣的社區大學走出自己的特色，然後提供更好的品質出來，所以教育部就進一步把這個案子委託出來，所以我們才執行這樣的案子，當然我想後續裡面，是不是大家對這個還有相關的意見提供給我們做參考。

最後我們結案完成的時候會把這個結案報告書提供給各位進一步來做指正，今天非常謝謝大家來參與這個焦點團體座談，再度感謝各位。

黃鼎倫主任

各位手上拿的這把扇子，我們每一學期都會挑出一個學習主題，那這一個學期我們是挑出環境教育，那我就把我們南橫區的河流當主題，所以我們也因為這個主題，做這個扇子之後衍生一系列的座談，因為他因為環境的變遷有一些環境計畫在進行，我們希望藉由這個計畫讓我們社區居民去認識他、關心他，然後我想這是我們社大很重要的主題謝謝。

吳明烈教授

好，非常感謝，那我們也非常感謝台中圖書館提供這麼好的場地給我們來使用。